

國際 深度

【長篇調查】死在中國遠洋漁船上的印尼漁工

誰把他們送上遠洋漁船？誰害他們患上怪病至死？誰令倖存者一無所獲？

插畫：Rosa Lee

Philip Jacobson, Basten Gokkon, Taufik Wijaya, Seulki Lee, Makoto Watanabe, Annelise Giseburt｜2021-09-15

IUU捕撈活動　公海捕魚　遠洋漁業　外來勞工

【編者按】「Oceans Inc.」是端傳媒近期參與的一項跨境合作調查報導，關注海洋上的非法、不報告和無管制的捕撈活動（IUU）。該系列報導由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ERC）與來自十數個不同國家媒體的編輯、記者通力合作完成。端將陸續發表來自「Oceans Inc.」的深度報導，本文是第一篇。

在Sepri的成長過程中，他老家的生活環境開始惡化。1990年代，位於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南部的Serdang Menang村，稻田肥沃，河裏也有很多魚；但在一家棕櫚油公司對沼澤地進行排水和開墾後，洪水和野火變得很普遍，破壞了當地的生計。Sepri的父親是一名佃農，後來在警察局找到了看門人的工作。但當Sepri成年後，他和這個全球第四大人口國家的數百萬人一樣，將外出務工視為他謀生的唯一機會。

只有初中學歷的Sepri先去了首都雅加達。他在一家舊購物中心的工資，僅夠滿足基本需求。幾年後，他心灰意冷地回到家鄉。回到村裏後，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處於懶散的狀態，一直待在他姐姐Rika的家裏看足球。Rika很擔心他。在印尼，很多無所事事的年輕人陷入了毒品圈套。村裏的警察最近就槍殺了一名當地毒販，並公開威脅要殺死其他毒販。與丈夫一起經營食品攤位的Rika，就一直勸說Sepri做一份輕鬆的工作，遠離麻煩，組建家庭。但Sepri覺得，這還不夠。

「他想賺很多錢，」Rika告訴我們，「他想讓他的表兄弟和我感到驕傲。這是他的願望。儘管我總是說，能有一份工作就好。」

有一天，Sepri在臉書上看到一個招聘漁工（deckhands，或譯甲板工人，本文統稱漁工）的廣告，要求在外國漁船上工作。這份工作月薪350美元，是南蘇門答臘省最低工資的兩倍，不需要經驗。這



Sepri與 Ari。圖：作者提供

根據對四名證人的採訪，Sepri、Ari和這艘遠洋漁船上的其他印尼人被毆打，晝夜不停地工作，吃腐爛的食物，喝骯髒的飲用水。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中的一些人患上了未知的疾病，特徵是身體部位腫脹。腫脹從他們的腿開始，有的一直延續到他們的脖子和臉上。2019年12月，Sepri呼吸困難，倒在了船的甲板上並死亡。他被埋葬在海裏。此後不久，Ari和另外兩名漁工也以類似方式死去。

這艘名為「隆興629號」（Long Xing 629）的遠洋漁船由大連遠洋漁業金槍魚釣有限公司（Dalian Ocean Fishing，以下簡稱大連遠洋漁業）所有和經營。大連遠洋漁業是一家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作業的中國公司，聲稱是中國向日本提供刺身級金槍魚的最大供應商。

而「隆興629號」上的死亡並不是孤立的事件。

在過去的一年裏，我們的報導團隊——環境媒體Mongabay、日本新聞調查機構Tansa和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ERC），一個包括來自十幾個國家的記者組成的網絡，合力追蹤並採訪了13名在大連遠洋漁業的8艘船上工作過的印尼人。「環境正義基金會」（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是一家位於倫敦的調查捕魚業的非營利組織，它向我們提供了他們與另外11名印尼人的採訪記錄，涉及該公司的另外6艘船。

這些受訪者共佔大連遠洋漁業已知船隊約35艘延繩釣船（longliners）的40%的漁工。延繩釣船是一種工業規模的船隻，採用商業捕魚技術，在海中拖動數以千計的誘餌鉤來捕魚。受訪者都在2018年至2020年期間為大連遠洋漁業工作。我們還採訪了幾十位專家，以幫助了解他們的證詞。

我們的調查結果表明，「隆興629號」上存在的情況——包括不符合標準的食物、可能有危險的飲用水和過長的工作時間——在大連遠洋漁業的船隊上是常規而非例外，這些船有數百名漁工，最多來自印尼，其次是菲律賓。

除了米飯和麵條，漁工的主食是他們用來穿金槍魚鉤的魚餌。他們還得到了一些雞肉，通常是粘稠的和變色的，以及少量的陳舊、枯萎的蔬菜。

每艘延繩釣船都有大約20名漁工，以及7或8名高級船員，後者都是中國人。高級船員可以獲得更多、更好的食物。他們喝瓶裝水，而甲板上的船員只能喝淡化的海水。

James Allen，一位在東南亞為石油公司協調了21年的社區健康項目的臨床醫生為我們的報導小組審查了這些漁工的證詞。採訪中所描述的發黃、有鐵鏽味和鹹味，Allen醫生說，這些特徵可能表明淡化裝置或貯水池有缺陷。

「隆興629號」也並不是唯一一艘有漁工患病的船隻。我們採訪過的八艘船上的工人中，至少有30名漁工出現了與Sepri和Ari類似的症狀。審查了他們證詞的五位臨床醫生告訴我們，他們所描述的症狀——最常見的是嚴重水腫的情況，但也有腿部無力和疼痛，站立或行走困難，頭暈或混亂，以及胸部不適——可能是因有限的食物或飲用水造成的。



2019年9月，大西洋中部，大連海洋漁業「隆興621」漁船上的一名移民工把一條鯊魚拖到船上。 攝：Tommy Trenchard/Greenpeace

儘管條件惡劣，一些漁工說，他們無法或害怕離開他們的船。

這些船很少回到岸上，有時在海上停留超過兩年。他們將漁獲物卸載到海洋中央的收集船上。這種做法被稱為轉運，已經成為長途捕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它允許船隻在海上停留數年以節省燃

2020年9月左右在塞內加爾達喀爾Clinical Casahous醫院住院的4名大連遠洋漁業的漁工之一。

2021年5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禁止從大連遠洋漁業進口海產品，這是它第一次針對整個船隊而不是單一的船隻發出禁令。雖然該機構稱調查發現了「強迫勞動跡象 」，但它沒有公開提供證據來支持其主張。中國外交部很快駁斥了這一指控，稱其為「純屬捏造」，「只是美方炮製的謊言，意在對中國企業進行無理打壓。」

總部設在紐約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亞洲部副主任Phil Robertson審查了我們對漁工的採訪，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這些漁民的敘述包含了高度虐待性強迫勞動的所有特徵：經常在遠洋船隊中看到的長時間海上作業，令人難以置信的長工作時間，口頭和身體虐待，任意扣減工資，以及沒有出路。 」

「從船隊所有者、船員代理，一直到船長和官員，這之中的每個人都應該為這些漁民遭受如此多的侵犯人權行為負責，並為他們面臨的強迫勞動、傷害和其他相關的剝奪行為支付沉重的賠償。」


ロ-8

自2019年年中以來，在中國，已經有數十起針對該公司的訴訟，涉及未支付的貸款和賬單。公開記錄顯示，自2020年中期以來，中國法院對大連遠洋漁業創始人勵振羽發出了至少16份「限制消費令」，禁止債務人從事乘坐頭等艙、購買房地產和送子女上昂貴學校等活動。

該公司沒有回覆我們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提出的多項回應請求，包括一封概述我們調查結果的詳細信函。

